

斯奇记
里曼代
克托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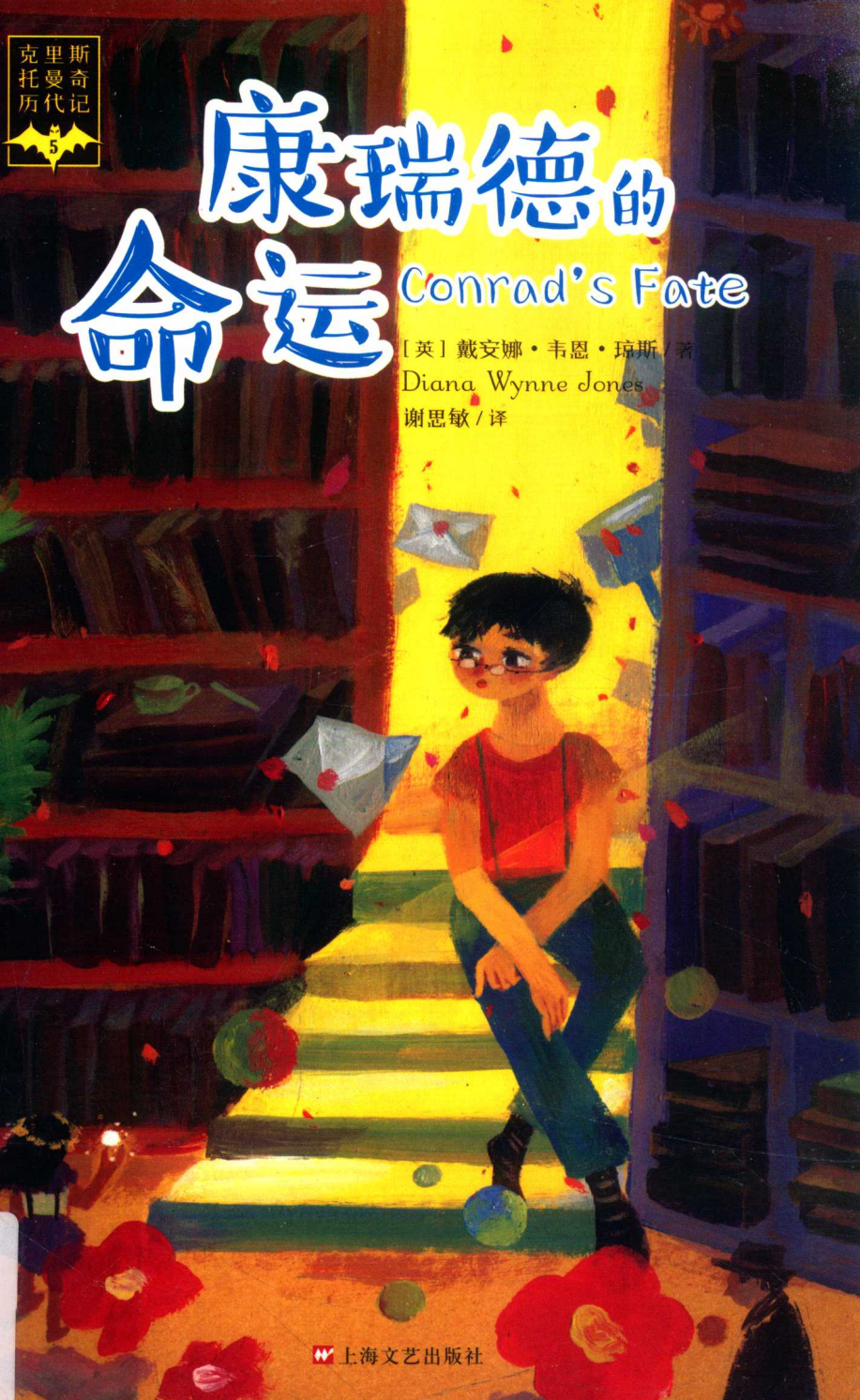
康瑞德的命运

Conrad's Fate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著

Diana Wynne Jones

谢思敏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康瑞德的命运

Conrad's Fate

[英] 戴安娜·韦恩·琼斯 / 著

Diana Wynne Jones

谢思敏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瑞德的命运/(英)琼斯著;谢思敏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克里斯托曼奇历代记;5)

ISBN 978-7-5321-5860-7

I. ①康… II. ①琼…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163 号

THE CHRONICLES OF CHRESTOMANCI: CONRAD'S FATE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1 by Diana Wynne Jones

Copyright © 2005 by Diana Wynne Jone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620

责任编辑:方 铁

选题策划:何家炜 张静乔

装帧设计:高静芳

封面绘画:高 婧

康瑞德的命运

[英]戴安娜·韦恩·琼斯 著

谢思敏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山东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5 字数 177,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60-7/I·4681 定价:42.00元

作者说明

克里斯托曼奇的世界与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它是与我们相平行的一个世界。在那里，魔法和数学一样平常，总体而言事物更加老式。在克里斯托曼奇的世界里，意大利仍旧是若干个分裂的小公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公爵和首都。而在我们的世界里，意大利很早以前就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了。

虽然这两个世界不以任何方式产生联系，但无论如何故事还是完成了。不过它也有一些缺陷，所以我不得不找人帮忙弥补。克莱尔·戴维斯、盖纳·哈维、伊丽莎白·卡特、格雷厄姆·贝尔斯坦为我发现了魔法师一对一决斗时的问题。而我的丈夫，J.A. 巴若，在巴塞尔·科特尔的指点之下，竟然找到了《卡普罗纳的天使》真实的歌词。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所有的人。

献给史黛拉

第一章

年幼时，我曾以为史德瑞是来自童话世界的城堡。我可以从卧室的窗户窥见它，高高矗立于史德切斯特之上的山林间，当阳光照射其上时，玻璃与黄金闪耀着光芒。可当我终于来到这座府邸面前，才意识到它绝非一个美丽的童话。

史德切斯特，我们小店的所在地，也身处英属阿尔卑斯山脉的环绕之中，而我们居住的“系列七”同样山峦密布。多数人认为是周围环绕的群山使我们只能在小城的一边接收到电视信号，可我的舅舅告诉我，那其实是史德瑞里的人在作祟。

“他们在周围设置了那些保护措施，用来防止外人的刺探，”他说，“他们用魔法屏蔽信号。”

艾尔弗德舅舅在他空闲时间里是个业余魔法师，所以他懂得很多。其他时候，他多数经营着小城里靠近教堂那头的书店，以此养活我们全家。他是一个瘦小、焦虑的矮个子，

卷曲的头发下隐藏着一块秃顶。他实际上只是我母亲的半个兄弟。对于舅舅来说，照顾我、母亲和我的姐姐安诗雅似乎一直都是个沉重的负担。他总是急着跑来跑去，嘴里念叨着：“书店生意这么差，我怎么挣得到钱呀，康瑞德！”

书店以家族姓氏命名——在那弓形的窗户和墨绿色的大门上方，褪了色的金漆写着**格兰特与泰斯丁尼克**——不过艾尔弗德舅舅解释过，现在书店属于他了。舅舅和父亲一起开了这家书店。可是艾尔弗德舅舅告诉我，父亲在我出生之后，也是他去世之前不久，突然之间需要一大笔现金，于是他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书店所有权卖给了艾尔弗德舅舅。接踵而来的是父亲的去世，而艾尔弗德舅舅则不得不开始照顾我们。

“那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母亲以她含糊的方式说道，“我们是他仅剩的亲人了。”

我的姐姐，安诗雅，曾经说过她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父亲需要那笔钱，可她从未找到原因。艾尔弗德舅舅的回答是他也不知道。“而母亲说的话从来都没有道理，”安诗雅告诉我，“她只会说‘生活就是一场彩票游戏’或者‘你们的父亲总是手头拮据’——所以照我来看，一定是赌博债务。

毕竟这里距赌场不过几步之遥。”

我倒是挺喜欢这样解释为什么父亲会将半个书店输掉。我自己也曾经非常享受冒险。当我八岁时，我借了雪橇并尝试了所有最陡峭最滑溜的滑雪道，到了夏天，我开始尝试攀岩。我觉得自己正在跟随我父亲的脚步。不幸的是，有人看到我在史德岩的半山腰上，立刻告诉了舅舅。

“啊，不行，康瑞德，”他一边说，一边朝我忧心忡忡地摇着他皱巴巴的手指，“我可不能让你冒那些险。”

“可爸爸不怕冒险，”我说，“他赌上了全部财产。”

“他一个子儿也没有留下，”舅舅回答道，“而且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对他的事情并不了解，可我有个理论——一个非常聪明的理论——实际上，他是被史德瑞那帮子恶棍贵族们给劫了。”

“什么？”我说，“你的意思是鲁道夫伯爵拿着把枪抢劫了他？”

我的舅舅大笑出声，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可没有那么夸张，阿康。史德瑞的人做事情悄无声息、礼貌有加。他们就像绅士一般善于创造可能性。”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等你年纪大到能够明白巨额融资的魔法时我会向你解释的，”舅舅回复道，“而与此同时，你可承担不起在史德岩上摔断脖子的危险，阿康，绝对不行，尤其是考虑到那和你如影随形的不利业报。”

“什么是业报？”我问道。

“那是另一件等你长大一些我会向你解释的事情，”舅舅说，“你最好不要让我再逮到你攀岩。就这样。”

我叹口气。如果业报是我必须停止攀岩的原因，我想着，那么它显然是个很严肃的话题。我决定去请教姐姐安诗雅这个问题。安诗雅差不多比我大十岁，而且即使是当年，她也称得上学识渊博。此刻她正坐在厨房餐桌前的一排打开的书本面前，黑色的长发在她做着笔记的那页纸面上拖曳。“现在别来烦我，阿康。”她说话时连头都没抬。

她可越来越像妈妈啦！我思忖着。“可是我必须知道业报是什么意思。”

“业报？”安诗雅抬起头来。她有着大大的深色眼瞳，而现在她正睁大了那双深邃的眼睛惊异地瞪着我。“业报有点儿像是命运，除了它与一个人前生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如果在前世你做了坏事，或者没有做应当做的好事，那么命

运会会在你的今生有所反映。当然了，除非你付出额外的努力，把错误纠正过来。明白啦？”

“嗯，”我说，可是却想着我并不是真明白，“那么，人会活不止一次咯？”

“魔法师们是这么说的，”安诗雅回答道，“我自己并不太相信这个。我的意思是，你怎么知道在今生之前你已经活过一次呢？你从哪里听来的业报一说？”

我可不想让她知道史德岩的事情，所以含糊其辞地说：“哦，我在某个地方读到的。还有，创造可能性是什么意思？那是另外一个我读到的词。”

“要解释这个可得花时间了，而我忙着呢，”安诗雅说着又转向她的笔记，“你好像不明白，我正准备着一个可能改变我一生的重要考试呢！”

“那你什么时候去做午饭？”我问道。

“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我的生活缩影！”安诗雅失控地喊道，“我必须完成这里所有的功课，每个礼拜还得在店里帮两天忙，可是没有任何人甚至会想到我也许希望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走开！”

你可不想在安诗雅发脾气的时候离她太近。我赶紧试着

去问妈妈，而不是在安诗雅面前晃荡。也许我已经知道此时在此处逗留不是个好主意。

妈妈那空荡荡的小房间离我的卧室只差半层楼，房间里除了满屋灰尘与成堆的纸张，什么也没有，地板吱吱作响。她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书桌前，用力敲打着她老旧的打字机，撰写书稿和关于妇女权益的杂志文章。在楼下后面希里克斯小姐工作的房间里，艾尔弗德舅舅有各式各样顺手好用的新电脑，而且他也一直让妈妈把她的打字机给换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说服妈妈改变。她总是说她的旧机器要可靠得多。这倒是真的。店里的电脑每个礼拜起码得坏一次——这，根据艾尔弗德舅舅的说法，是因为史德瑞的小动作——但话说回来，妈妈的打字机总是不停歇地发出敲击声，从底层到四楼响彻整幢房子。

我进入房间时她抬起头来看着我，将额前一片深灰色的头发拂到脑后。她旧时的照片看起来就像安诗雅，除了她的眼睛，淡淡的棕黄颜色和我一样，可现在的她同安诗雅毫无相似之处。母亲总是一身被安诗雅称作“那件可怕的芥末黄套装”的装束，永远不记得整理自己的头发，看起来整个人仿佛褪了颜色。她似乎永远不会改变，就像城里的教堂，

连她自眼镜架上方看着我的方式也总是一成不变。“午餐好了？”她问道。

“还没有，”我回答，“安诗雅根本还没有开始做呢。”

“那等午饭好了再回来。”她说，随即低下头开始阅读打字机卷轴上的纸张。

“等你告诉我‘创造可能性’的意思之后我就走。”我说道。

“别为了这个来烦我，”她一边说一边转动卷轴以看清楚纸上她打的最后一句话，“去问你的舅舅。那是某种魔法师的玩意儿。你觉得用‘被剥夺权利的母马似的’作形容词怎么样？很好？呃？”

“棒极了。”我回答道。妈妈的书里全都是那样的描述。我从未真正理解它的意思。那时候我以为“被剥夺权利的母马似的”是某种梦魇。我离开了房间，想着妈妈撰写的其他书，好比：《为梦境而探索》或者《无力的宦官们》。在楼下的店里，艾尔弗德舅舅有满满一桌子她写的书。我的工作之一是清扫这些书上满布的灰尘，无论我把它们摆放得多么吸引人，他几乎从未卖出过其中任何一本。

我在店里做了很多工作，拆包装、书籍摆放、除尘，还

有在波茨夫人因为精神欠佳而不能上工时清扫地板。每一次试着打扫艾尔弗德舅舅的工作室之后，波茨夫人第二天必定会精神欠佳。整间书店，甚至是整幢房子都会回响着喊声：“我告诉过你，女人，只是地板！而且你毁了那个实验！亏得你不是条金鱼！再多手多脚一次你会变成一条金鱼！”

可是每个月里，波茨夫人起码有一次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要将工作室里所有的东西整齐地摆放起来，抹掉工作台上的粉笔印记。接着艾尔弗德舅舅一定会咆哮着冲上楼梯，而第二天波茨夫人则会因为精神欠佳而告假在家，我则不得不清扫书店地板。作为报酬，我可以从儿童书籍柜中挑选任何一本我感兴趣的书来阅读。

毫不留情地坦白同你讲——这是艾尔弗德舅舅最爱的口头禅——直到我听说业报、命运，并开始思考创造可能性的含义，阅读书籍这样的报酬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在此之前，我一直宁愿选择做一些更具冒险精神的事情。或者，我多数时候会选择去能收到电视信号的城区探访朋友。阅读比打扫地板更具挑战性。可是一天，我突然发现了彼得·杰根斯系列。你一定听说过：《彼得·杰根斯与消瘦的老师》、《彼得·杰根斯与校长的秘密》等等。它们棒极了。我们的书

店有一整排这个系列的书，起码二十本，我开始逐本阅读。

到如今，我已经读了六本。它们全都不断地提到另一本名为《彼得·杰根斯与足球配方》的书，听起来很是激动人心。所以我决定接下来就要读那一本。

我尽快地打扫完地板。在去给妈妈的著作扫尘的半道上，我来到儿童书籍柜，急切地在一排闪亮的，有着红与棕色封面的彼得·杰根斯系列中找寻《彼得·杰根斯与足球配方》。问题是，这个系列所有的书看起来都一样。我的手指顺着书脊划过，想着我会在第七排找到那本书。我知道自己曾在那一排看到过它。可是它不在那里。它原本的位置被一本名为《彼得·杰根斯与魔法高尔夫球手》的书占据了。我的手指划过所有的书本一直到最右边，可是仍然找不到它，而且《校长的秘密》似乎也不在那里。反而有三本名为《彼得·杰根斯与隐藏的恐惧》的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迅速地翻阅，内容似乎与《校长的秘密》大同小异，但并非完全一致——像是吸血蝙蝠取代了躲在柜子里的僵尸之类——我疑惑地把书放了回去，感觉十分挫败。

结果在去为妈妈的书扫尘之前，我只是随便拿了一本书。妈妈写的书也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当然区别并不大。

它们看起来都还是一样的，在书封上都印着芙兰可尼娅·格兰特几个黄颜色的大字，书名却与以前不同了。那本厚厚的曾经名为《危机中的妇女》的书，仍然是那么厚，不过现在的名字是《妇女个案》；而那本小小薄薄的《母性智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曾经叫做《我们是否使用直觉？》。

就在那个当口，我听到了艾尔弗德舅舅在楼下呼啸而过，跑着来开店门的声音。“嘿，艾尔弗德舅舅！”我喊道，“你已经卖掉所有的《彼得·杰根斯与足球配方》了吗？”

“我不这么认为。”他说道，带着他忧虑的表情跑进书店。他急匆匆地来到儿童书籍柜前，一边换着眼镜，嘴里还念叨着重下订单。他的目光扫过彼得·杰根斯系列的书架。他弯下腰查看下面一排，接着踮起脚来查看上一排。接着他退后一步，满脸愤怒，以至于我觉得波茨夫人一定是把这里的书籍也都打扫过了。“你给我看看！”他语带反感，“有三分之一的书被换啦！这可是刑事犯罪。他们下了大功夫，甚至没有考虑副作用！康瑞德，到外面去看看街道是不是老样子。”

我走到书店门口，可是就我目之所及，什么也没有……哦！路边的邮筒现在是亮蓝色。

“你看！”当我告诉舅舅时他如是说，“你可看到他们是怎样的了！各种各样的细节现在都有所不同了——极具价值的细节——可是他们为什么在乎这些？他们唯一在乎的是钱！”

“谁？”我问道。我没有办法想象任何人可以通过调换书籍来赚钱。

他用大拇指向上面与周围指了指，“他们。那些史德瑞的扭曲的贵族们，毫不留情地坦白同你讲，阿康。他们以四处创造可能性来赚钱。他们不断探寻，一旦发现，只要一或两件事物有那么一点点改变便可以让他们的某家公司获得更多利益，那么他们便会扭曲、推动或者拉扯这一或两件事物。对他们来说，其他事物也会改变的事实无关紧要。哦，不是的。这一次他们做过头了。贪婪。邪恶。人们会注意到，而且如果他们不停手的话，大家也会开始反抗。”他取下眼镜开始擦拭。他前额上挂着愤怒的汗珠。“会有麻烦的，”他说道，“或者我希望如此。”

啊，这就是创造可能性的意思。“那么他们怎样改变事物？”我问道。

“以非常强大的魔法，”舅舅回答，“比你或者我能够想

象的更强大，康瑞德。可不要弄错了，鲁道夫伯爵和他的家人都是非常危险的人。”

当我终于上楼，回到我的房间里开始阅读我的彼得·杰根斯时，我先向自己的窗口望了出去。我的房间位于房子的顶层，所以我可以自一片绿色的重峦叠嶂之间，窥到来自史德瑞的点点闪烁与反光。我觉得难以相信，那高高在上透着点点闪光的地方有人拥有着如此能力，可以改变书本以及史德切斯特街头邮筒的颜色。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任何人会想要这样做。

“那是因为如果你改变一些事情，”安诗雅自她的书堆里抬起头来解释道，“那么所有的事物都会因此而稍有变化。而这一次，”她一面懊丧地翻过笔记的一页，一面补充，“看起来他们来了个大跃进，改变了许多事情。我现在的笔记有些是关于两本已经不再存在的书。难怪艾尔弗德舅舅那么懊恼。”

到了第二天我们已经开始习惯所有的变化了。有时我几乎不记得邮筒曾经是红色的。艾尔弗德舅舅说仅仅是因为我们住在史德切斯特的这个区域，我们才记得变化前的情况：“毫不留情地坦白同你讲，”他说，“史德切斯特一般的人认